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SCI)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政法类核心期刊

ISSN1004-8049

CN11-3152/K

太平洋学报

# 太平洋学报

Taipingyang Xuebao  
PACIFIC JOURNAL

(月刊)

第25卷 第10期 Vol.25 No.10

(1993年创刊)

2017

- ◎ 主权要素在BBNJ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刘惠荣 胡小明
- ◎ 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  
祁怀高
- ◎ 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  
曹峰毓 王涛

第二十五卷  
第十期  
二零一七年十月

海洋出版社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0

# 太平洋学报

(月刊)

2017年(第25卷)第10期

## 《太平洋学报》编辑委员会

顾问: 吴敬琏 张登义 鹿守本

主任: 张宏声

副主任: 石青峰 杨绥华

主编: 杨绥华

副主编: 杜钢建 金灿荣 罗肇鸿

戴桂林 李国强 贾宇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小原凡司(日本) 王义桅

王校轩 王逸舟 王琪 王斌

田新建 史春林 朴键一 曲探宙

朱坚真 朱锋 朱瑞良 庄芮

刘仁山 刘江永 刘建飞 刘容子

安仁海(韩国) 孙小迎 孙吉亭

孙学峰 严安林 苏浩 杜钢建

李红云 李国强 杨伯江 杨金森

杨泽伟 杨绥华 肖洋 时殷弘

吴士存 吴敬琏 吴磊 余民才

宋伟 张文木 张国有 张洁

张振江 张海文 张蕴岭 阿东

陈文玲 陈玉荣 陈须隆

陈勇(美国) 林民旺 林宏宇

罗肇鸿 金永明 金灿荣 周大地

周琪 郑海麟(加拿大) 赵龙跃

胡金焱 胡念祖(中国台湾) 胡德坤

柯昶 秦为稼 贾宇 夏善晨

倪峰 徐光裕 翁立新 高世楫

**高恒** 鹿守本 商乃宁 韩锋

韩增林 傅梦孜 傅岷成(中国台湾)

鲁义 雷波 翟崑 潘敏

潘新春 戴桂林

C. Raja Mohan(拉贾·莫汉, 印度)

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 美国)

## 目次

### 政治与法律

主权要素在 BBNJ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 刘惠荣 胡小明(1)

国际政治中的可信承诺: 一项学术评估 ..... 曹德军(12)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关系及其地区影响

..... 尚子絮(25)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 任远喆(38)

###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海洋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基于 1982—

2016 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 许阳(49)

###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 ..... 祁怀高(60)

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 ..... 曹峰毓 王涛(74)

巴基斯坦财政制度变迁及其对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影响

研究 ..... 谢宇航(84)

### 经济与社会

澳大利亚近年来连续阻挠我重大投资的原因探析及我因应之

策 ..... [澳]于镭(97)

## CONTENTS

### Politics and Law

- Study on the Role of Sovereign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n *BBNJ Agreement* ..... LIU Huirong HU Xiaoming(1)
- A Review of Credible Commit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O Dejun(12)
- Australia-Indonesia Strategic Relation and Its Regional Implications ..... SHANG Zijie(25)
- The Evolution of India's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Modi's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 REN Yuanzhe(38)

### Advancing Marine Ecological Progress

-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Tool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 (1982-2016) ..... XU Yang(49)

### Pushing Ahea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QI Huaigao(60)
- On the Cours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 CAO Fengyu WANG Tao(74)
- Changes in Pakistan Fiscal System and Its Effect on Baloch's National Separatist Movement ..... XIE Yuhang(84)

### Economy and Society

- Australia's Veto on Large-scale Chinese Investment an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 YU Lei(97)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所刊发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 本刊启事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等多家数据库收录。若作者对此有异议,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作另行处理。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10.007

曹峰毓、王涛:“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10 期,第 74-83 页。

CAO Fengyu, WANG Tao, “On the Cours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10, 2017, pp.74-83.

# 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成效及挑战

曹峰毓<sup>1</sup> 王 涛<sup>1</sup>

(1.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南亚区域合作萌芽于二战结束之初。1980 年之后, 南亚区域合作加速推进, 逐渐形成了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一系列次区域组织为依托的合作机制。21 世纪以来, 南亚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在能源合作领域的成绩较为显著, 次区域合作的成效更为突出。不过, 南亚区域合作的协议签署多, 执行弱; 合作长期停留在经济与社会层面, 无法深入到更加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领域。另外, 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地区主义在南亚的缺失、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各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都对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挑战。未来, 南亚区域合作将会出现分化的态势, 全区域整合困难重重。

**关键词:** 南亚; 区域合作; 挑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7)10-0074-10

南亚区域合作萌芽于二战结束之初, 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然而, 南亚区域合作鲜有亮点, 问题重重, 是当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合作推进乏力的地区之一。国内学界从全球化、地区主义、地缘政治等角度对南亚区域合作进展不畅的原因已经有过深入的分析。<sup>①</sup> 本文试图在梳理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基础上, 结合地区主义、地缘政治与全球化等理论,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总结南亚区域合作

的成效, 并分析其制约因素, 进而对南亚未来的区域合作态势进行展望。

## 一、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

### 1.1 萌芽期(1947—1980 年)

印巴分治后不久, 两国就因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权等问题陷入了严重对抗, 并最终引发

收稿日期: 2016-08-02; 修订日期: 2017-06-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重大研究课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区域合作研究”(2015HS0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峰毓(1991—), 男, 辽宁大连人,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环印度洋地区区域合作; 王涛(1983—), 男, 山西太原人,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环印度洋地区安全问题。

① 代表性论文参见张红霞、Falah H. Abed: “‘断裂的全球化’与南亚区域合作”, 《亚太经济》, 2008 年第 3 期, 第 10-14 页; 郎平: “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突破安全困境——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 《国际安全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第 65-81 页; 朱頔: “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新动向及其原因”, 《南亚研究季刊》, 2004 年第 3 期, 第 88-94 页; 王伟华: “地区主义与南亚区域合作”, 《南亚研究季刊》, 2003 年第 4 期, 第 56-60 页。

了三次全面战争。在地区大国陷入严重对抗的情况下, 南亚本不存在实现整体性区域合作的前提。不过, 印度为了确立自身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 对周边小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而 1971 年东巴基斯坦的独立则进一步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 为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

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三国位于印度与中国边境之间,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印度独立以来便试图将这三个国家纳入其经济、国防与外交体系。凭借在国力对比上的压倒性优势, 以及印度与这三国悠久的历史联系(包括语言、族群的相通性), 印度最终通过外交条约或武力兼并的方式, 与三国建立了不平等的“特殊关系”。1949 年, 印度在承认不丹独立、并在划界问题上做出少量让步的情况下与不丹签署了《印度-不丹友好条约》(India-Bhutan Treaty of Friendship)。该条约规定不丹的对外关系要接受印度“指导”, 而其军用设备的采购则要得到印度的同意。<sup>①</sup> 印度与尼泊尔两国也在 1950 年签署了内容类似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Indo-Nepal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该条约使得尼泊尔的外交与国防建设落入印度的控制之下, 条约还赋予印度使用中尼边境军事哨所的权利。<sup>②</sup> 与此同时, 印度还分别与这两国签订了《印度-尼泊尔贸易协定》(India-Nepal Treaty of Trade) 与《印度-不丹贸易与过境协定》(India-Bhutan Trade and Transit Agreement), 一方面加强对两国的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也强化对两国的经济控制。相比之下, 印度对锡金的控制更为彻底。1950 年, 印度与锡金签署了《印度-锡金条约》(India-Sikkim Treat), 将后者外交与防务置于印度控制之下。20 世纪 70 年代初, 锡金掀起了一系列由“锡金国民代表大会”(Sikkim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组织的反王权民主运动, 国内局势陷入动荡。印度宣称中国可能趁乱“吞并”锡金, 便于 1973 年派遣军队进驻, 接管了锡金政府的所有权力。同年两国签订了《锡金协定》(Sikkim Agreement), 给予印度控制锡金内政与经济的权利。1975 年, 印度又强行

解散锡金宫廷卫队, 软禁国王。锡金议会则于同年通过加入印度联邦的决议。在公投后, 锡金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sup>③</sup> 印度与锡金的合作也最终演变为前者兼并后者的行动。

可以说, 这一时期印度与南亚内陆三国的关系基本保持了印度主导的态势。这种主导对尼泊尔、不丹两国而言, 是印对其外交、军事控制的不断加强; 对锡金而言, 则是从国家间合作演变为 1975 年的兼并, 此后两国关系成为印度国内事务。虽然印度与三国的合作带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 但也从客观上加强了与这些国家间的合作、交往, 促进了地区一体化。而这也正是南亚地区一体化的肇始。

与印度对内陆三国进行的“控制型合作”不同, 孟加拉国的独立则对南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造成了更为重大的影响。1971 年, 在印度帮助下, 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诞生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深刻影响。一方面, 孟加拉国的独立极大地削弱了巴基斯坦, 使其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已无力与印度正面抗衡, 被迫放弃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客观上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1972 年, 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签署了旨在结束相互冲突与对抗的《西姆拉协定》(Simla Agreement)。该协定规定应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两国分歧, 尤其是克什米尔问题, 并就互相尊重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问题达成一致。<sup>④</sup>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双方还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另一方面, 孟加拉国的成立还使南亚出现了一个“中等国家”, 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能。在区域合作中, 大国的合作倡议会令其他大国抵制、也会令小国警惕; 小国则缺少推进区域合

<sup>①</sup> Valentine J. Belfiglio, “Indi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Bhutan”, *Asian Survey*, Vol. 12, No. 8, 1972, p.680.

<sup>②</sup> Christian Wagne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Overview, Reasons, Prospects*,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un. 2014, p.11.

<sup>③</sup> 魏英邦: “尼泊尔、不丹、锡金三国史略”,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78 年第 4 期, 第 39-40 页。

<sup>④</sup> “Simla Agreement”, Jul. 2, 1972,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 dtl/5541/Simla+Agreement](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5541/Simla+Agreement).

作的必要能量;而中等国家的合作倡议则不存在这几方面的问题。此前,1947年亚洲关系会议(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1950年碧瑶会议(Baguio Conference)以及1954年科伦坡会议(Colombo Conference)均有国家提出过南亚区域合作的设想,但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孟加拉国的诞生,为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中等国家”,使南亚的权力分配朝着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阶段,印度与内陆三国的合作较为密切,但又出现了合作边界模糊,侵犯小国权利的问题,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对抗为主。但在对抗中,孟加拉国的独立为下一阶段的区域合作创造了前提。

## 1.2 起步期(1980—1998年)

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南亚地区的分裂和对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1957年《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签订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成立,世界掀起了一股区域合作的热潮,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ALALC)、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东非经济共同体(EAEC)、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等组织相继成立。据统计,仅在经济领域,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已成立了19个区域合作组织。该数字在70年代迅速上升至28个。<sup>①</sup>到20世纪70年代末,南亚已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建立区域合作组织的地区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在区域合作领域的进展给南亚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极大的触动,许多人开始思考南亚区域合作的前景问题。

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南亚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经过1973年与1978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国际油价在1973—1980年间猛增了约11倍。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对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南亚各国重要的出口产品棉花、茶叶、黄麻等的价格却在1981—1988年间下跌了33%~55%。受此影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长期外债由1970年的113.27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98.66亿美元。<sup>②</sup>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成为南亚各国的共同愿望。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成为摆在南亚各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选项。

1977年,时任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Ziaur Rahman)提出了成立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的设想,并于1980年致函各国领导人,倡议召开高级别会议,商讨区域合作事宜。<sup>③</sup>1983年8月,南亚七国外长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n Regional Cooperation)与《联合行动纲领》(Integrated Programme of Action),拉开了南亚区域合作的序幕。1985年12月,南亚各国领导人在南亚第一届首脑峰会上签署了《达卡宣言》(Dhaka Declaration)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Charter of 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标志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以下简称“南盟”)的诞生。同时,各国还根据宪章的规定先后成立了部长理事会、常设委员会、各类技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机构。

南盟的成立标志着南亚区域合作在制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也成为南亚区域合作的跨时代事件。考虑到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缺乏互信的情况,南盟在成立之初并未像世界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那样将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列为首要议题,而是决定将农业、农村发展、电信、气象、卫生和人口控制、交通、邮政和科技合作等技术性领域作为合作的突破口,同时在宪章中明确规定该组织“不讨论双边以及有争议的问题”,以此打消各成员国的疑虑。<sup>④</sup>在1986年召开的第二届南盟首脑峰会上,各国决

<sup>①</sup> 赵俊平、付会霞、姚丽霞编著:《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王宏伟主编:《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sup>③</sup> 高颀、张敏秋主编:《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sup>④</sup> SAARC, “SAARC Charter”, <http://www.saarc-sec.org/SAARC-Charter/5/>.

定在孟加拉国和印度分别设立农业信息中心与农业气象中心,同时决定通过促进区域内旅游、设立留学奖学金与文献中心等手段加强各国民间交流,增进互信。1987年第三届南盟首脑峰会则通过了《关于防止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Regional Convention on Suppression of Terrorism),使得南盟的合作扩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时也使南盟发展为世界上最早订立地区联合反恐公约的地区合作组织。<sup>①</sup>该公约为引渡或起诉涉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使信息情报和反恐预防行动的技术交换成为可能。<sup>②</sup>1988年举办的第四届南盟首脑峰会将重点放在了民生领域。会议宣言呼吁各国就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问题制定出2000年应达到的具体指标与相应的行动计划。在1990年召开的第五届南盟峰会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试图将政治议题引入南盟框架之中,并提出南亚无核化倡议,最终因印度的反对而流产。<sup>③</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南盟的合作重点逐渐转移至经济领域。在1991年和1992年南盟分别成立了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n Economic Cooperation)与工商业协会(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这些部门的成立使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获得了机制性保障。<sup>④</sup>1991年12月,在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下,南盟第六届首脑峰会同意设立一个政府间小组(Inter Governmental Group)以推动南亚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sup>⑤</sup>1993年7月,南盟第七届首脑峰会签署了《南盟优惠贸易协定》(SAARC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规定各国可自愿申报降低关税的商品。<sup>⑥</sup>该协议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到实质性推进阶段。《南盟优惠贸易协定》签署后,1995年召开的南盟第十六届部长会议决定将建设南亚自由贸易区提上工作日程,并于1996年、1998年分别成立了政府间专家小组(Inter-Governmental Expert Group)与专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Experts)进行前期研究。<sup>⑦</sup>

在南盟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持续推进的同时,印度等国还积极推进次区域合作。在1997

年先后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成立了“南亚增长四角”(South Asian Growth Quadrangle)与“孟印斯泰经济合作组织”(Bangladesh, India, Sri Lanka and Thailand Economic Cooperation),使南亚的区域合作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态势。

在这一阶段中,随着南盟的成立,南亚的区域合作进入到机制化发展阶段。考虑到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在成立之初南盟回避了敏感的政治、经济、安全议题,而从农业、交通等技术领域入手,循序渐进地扩大合作范围,并最终成功将合作议题扩展至非传统安全与经济领域。1993年《南盟优惠贸易协定》的签署是南盟区域合作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不过,南亚各国在政治与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的缺失也为未来区域合作的停滞埋下了伏笔。

### 1.3 停滞期(1998—2001年)

1998年5月,印度以“中国威胁”为由先后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两周后,作为反制措施,巴基斯坦也进行了六次核试验。随着印巴先后迈入有核国家行列,两国的核军备竞赛随即展开,地区形势骤然紧张。同年8月,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严重交火事件。11月,印度在两国边界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999年,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Kargil)爆发了自197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武装冲突,两国一度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sup>⑧</sup>

① 李涛、荣鹰主编:《南亚区域合作发展趋势和中国与南盟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刘红良:“论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机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75页。

③ 王宏伟主编:《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6页。

④ SAARC, “Area of Cooperation—Economic and Trade”,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45](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45).

⑤ SAARC, “Colombo Declaration”, <http://www.saarc-sec.org/userfiles/06-COLOMBO-6thSummit1991.pdf>.

⑥ SAARC, “SAARC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SAP-TA)”,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4](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4).

⑦ 袁群、安晓敏:“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前景”,《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10期,第162页。

⑧ 陈继东:“印巴核对抗及其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国际观察》,2002年第3期,第40页。

随着地区局势由缓和再度转为对抗,南亚的区域合作很快陷入停滞。1997年举行的南盟第九届首脑峰会决定将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期限定为2001年,但实际上自贸区建设直至2003年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sup>①</sup>

在这一阶段,印巴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在加剧南亚地区紧张形势的同时,不仅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影响,也破坏了该地区区域合作的脆弱基础。在印巴核试验之前,印度通过三次印巴战争已在常规军力上超过了巴基斯坦。这使得巴基斯坦虽然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与印度存在着尖锐分歧,但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却不得不放弃一直以来奉行的对抗战略,转而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两国矛盾。正是在此背景下,南亚局势的缓和使得区域合作成为可能。不过,在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后,巴基斯坦的“低成本平衡战略”取得成功,使两国在有核条件下取得了新的势力均衡。

## 二、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成效

### 2.1 21世纪以来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

进入21世纪,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直接涉足南亚。美国作为一个新变量介入南亚,使南亚区域合作的态势发展显著改变。出于确保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对印巴采取了平衡政策,并重视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受到动摇。面对这一态势转换,印度也逐步软化了对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并加快了自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步伐,为南亚区域合作扫清了一个障碍。

第二,经历了1998年的高强度对抗,印巴两国也重归冷静。印度认识到为了防止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落入极端分子手中,保持巴基斯坦社会稳定符合自身利益。这促使印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巴基斯坦的立场,并从长远角度考虑两国和平共处的问题。巴基斯坦则意识到,虽

然核武器使其拥有了一张对抗印度的王牌,但这种对抗的持续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推高经济成本,其代价是不可接受的”。<sup>②</sup>印巴两国更意识到,核对抗已变为“负和游戏”,双方只有强化合作才能突破困局。

第三,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催生了印巴之间强烈的合作动机。尽管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后在军事上能与印度平起平坐,但其综合国力仍远逊于印度。巴基斯坦挑战印度的经济代价迅速上升,与印度进行经济合作的动机却在增长,这是基于“合作可以产生更高回报”的预期。而印度的战略视野已逐渐超越南亚次大陆,“它需要周边环境的一些稳定来使其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sup>③</sup>上述原因使得紧张的南亚局势逐步趋于缓和。

2003年11月,印巴两国正式在克什米尔地区实现停火,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2004年2月,巴基斯坦不再坚持必须通过全民公决的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随后印巴启动“全面对话”进程,就双边问题的所有重大问题进行对话。<sup>④</sup>印巴军事互信的初步达成,也使双方的注意力转向两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2010年,巴基斯坦开始将恐怖主义而非印度军队视为该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sup>⑤</sup>

### 2.2 区域合作

随着印巴关系的缓和,地区安全局势明显改善,南亚原已停滞的区域合作得以重启,并全方位展开。2004年南盟第十二届首脑峰会是南亚区域合作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峰会上签署了多个重要文件,对南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贸易领域,经过长达9年的反复搁置与筹备,《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Agreement

<sup>①</sup> 杨永红:“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及一体化构想”,《国际商务》,2004年第6期,第48页。

<sup>②</sup> 陈继东:“印巴核对抗及其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国际观察》,2002年第3期,第40页。

<sup>③</sup> [美]苏米特·甘古利主编,高尚涛等译:《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1页。

<sup>④</sup> 胡志勇著:《21世纪初期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96-106页。

<sup>⑤</sup> 同<sup>③</sup>,第106页。

On South Asian Free Trade Area)最终被通过。遵照该条约的有关规定,南盟先后设立了南亚自由贸易区部长理事会(SAFTA Ministerial Council)、南亚自由贸易区专家委员会(SAFTA Committee of Experts),分别将其作为南亚自贸区的管理部门和政策咨询机构。<sup>①</sup>在农业领域,本届峰会提出了建立“南盟粮食储备”(SAARC Food Security Reserves)与“地区粮食银行”(Regional Food Bank)的计划。在环境保护领域,南盟决定起草《地区环境保护条约》(Regional Environment Treaty)。在信息通讯领域,南盟各国同意在加德满都建立“南盟信息中心”(SAARC Information Centre)。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南亚各国签署了《南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SAARC Regional Convention on Suppression of Terrorism),号召进一步加强成员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在社会发展领域,南亚各国签署了《南亚社会宪章》(SAARC Social Charter)以减少贫富差距并保障妇女、老人与儿童的权益。南盟各国还决定建立“南盟健康监控中心”(SAARC Health Surveillance)和“疾病快速反应系统”(Rapid Deployment Health Response System)。在教育文化领域,南盟各国同意在斯里兰卡的康提(Kandy)建立“南盟文化中心”(SAARC Cultural Centre)并筹建“南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SAAR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re)。<sup>②</sup>

此后,南盟区域合作在多方面持续推进。2005年11月,南盟设立了地区发展基金(SAARC Development Fund);2007年4月,《南盟避免双重征税与税收行政互助协定》(SAARC Limited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正式生效;2009年1月,南盟成立了仲裁委员会(Arbitration Council);2010年4月,南盟第十六届首脑峰会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2011年8月,南盟成立了区域标准化组织(Regional Standards Organisation),从金融、税收、商业纠纷解决、服务贸易、产品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南盟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sup>③</sup>目前南亚各国已

将建设“南亚经济联盟”(South Asian Economic Union)作为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sup>④</sup>

在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被长期忽视的能源合作领域也逐步得到重视。2005年11月,第十三届南盟峰会决定成立南盟能源中心(SAARC Energy Centre)以进一步促进能源合作。2006年3月,该中心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正式投入运行,成为南亚区域能源合作信息资料收集、技术合作开发、人员培训、方案研讨的平台。<sup>⑤</sup>此外,南盟还建立了多个能源领域的官方、半官方与民间交流机制。2005年10月,在伊斯兰堡召开了首届能源部长会议(Meeting of SAARC Energy Ministers),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同时,南盟还成立了由各国专家组成的能源专家团队,为南盟国家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智力支持,并制定相关行动计划。2007年3月,南盟还举办了半官方性质的“南亚能源对话”(South Asia Energy Dialogue)。各国能源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环境保护者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对增进该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sup>⑥</sup>目前,南盟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取得巨大进展。各国在建设“能源圈”(Energy Ring)的共同理念下,提出了发展南亚电网与能源管道的计划,并完成了《南盟能源交易研究》(SAARC Energy Trade Study)的报告,为南盟国家区域能源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sup>⑦</sup>

① SAARC, “South Asian Free Trade Area (SAFTA)”,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5](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5).

② 朱頔:“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新动向及其原因”,《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3期,第89页。

③ SAARC, “Area of Cooperation—Economic and Trade”,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45](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45).

④ SAARC, “Status Note on Eco and Fin Cooperation as on 22 January 2015”,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50](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detail.php?activity_id=50).

⑤ 缪建春、陈继东:“南亚区域能源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中外能源》,2009年第6期,第12页。

⑥ SAARC, “Area of Cooperation—Energy”, [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55](http://www.saarc-sec.org/areaofcooperation/cat-detail.php?cat_id=55).

⑦ Marie Lal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 Asia and Energy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South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70-71.

### 2.3 次区域合作

南亚各类次区域合作也得到了发展。2001年,为支持“南亚增长四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亚洲银行实施了“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South Asi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该项目作为“南亚增长四角”的重要外部支持平台,将合作范围扩大至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形成一个除巴基斯坦外的南亚六国次区域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以印度为中心的六国致力于实现交通与贸易便利化,并促进多边能源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则为该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sup>①</sup> 2001年至今,六国已在能源、交通、贸易、信息与通信技术等领域实施了33项次区域合作项目,合作总额超过60亿美元。<sup>②</sup> 通过这个项目,印度与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间的交通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其中,西孟加拉走廊开发项目(West Bengal Corridor Development Project)不仅将内陆的不丹、尼泊尔两国与印度的加尔各答、霍尔迪亚(Haldia)两港口连接起来,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状况。<sup>③</sup>

2004年,“孟印斯泰经济合作组织”吸纳缅甸、不丹、尼泊尔三国加入,并改名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 以下简称“环孟倡议”)。其合作领域也由最初的运输、贸易、投资、技术、能源开发、旅游和渔业开发扩展至农业合作、公共卫生、扶贫、环境与疾病控制、气候变化乃至反恐、人文交流等领域。环孟倡议目前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包括每两年一届的政府首脑峰会,每一至两年一届的各部门部长会议,每年举办一届的高级政府官员会议、各类论坛以及相关的专家小组会议。其中首脑峰会是环孟倡议的最高决策机关,部长会议负责监督经贸领域项目的进展情况,高级政府官员会议则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机关,论坛为成员国民间代表提供了一个与相关经济官员交流的平台,而专家小组则具体负责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与科研支持。<sup>④</sup> 21世纪以来,该组织

加强了在能源领域的合作。2005年10月,环孟倡议首届能源部长会议在印度召开,并通过了未来各成员国在能源领域的联合行动计划。<sup>⑤</sup> 2006年12月,该组织成立了能源中心(BIMSTEC Energy Centre)以便通过经验分享与能力建设的方式促进各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sup>⑥</sup> 环孟倡议曾先后提出了跨孟加拉湾天然气管道计划(Trans-BIMSTEC Gas Pipeline Project)与孟加拉湾多能源交易与开发计划(BIMSTEC Trans-Power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Project)。目前前者已由泰国完成了前期的可行性分析。此外,该组织还在开发新能源、小型水电项目以及生物质能发电等非传统能源领域积极开展活动。<sup>⑦</sup> 为了促进成员国相互间的贸易与投资,并加强与域外国家的经贸合作,环孟倡议目前正在着手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其成员国在2004年签署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BIMSTEC Free Trade Area Framework Agreement),并根据协议于同年成立了贸易谈判委员会(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商讨自贸区协议中涉及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贸易便利化、技术援助等领域的具体细节。目前,环孟倡议已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升级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合作的组织平台,为南亚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渠道。<sup>⑧</sup>

总之,21世纪以来南亚的区域合作呈现出

① Sonu Ja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India Perspectives”, *Promo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World Bank, 2007, p. 305.

② ADB, “South Asi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adb.org/countries/subregional-programs/sasec>.

③ SASEC, *South Asi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outh Asia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013, p.3, p.9.

④ BIMSTEC, “Mechanism”, <http://www.bimstec.org/index.php?page=bimstec-mechanism>.

⑤ BIMSTEC, “Sector - Energy”, <http://www.bimstec.org/index.php?page=energy>.

⑥ Marie Lal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 Asia and Energy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South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73.

⑦ 同④。

⑧ BIMSTEC,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www.bimstec.org/index.php?page=bimstec-mechanism>.

多层次、宽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一方面, 南亚区域、次区域的合作都建构起了相应的合作机制, 并以此为依托, 实现了合作的常态化发展。另一方面, 南亚各国合作的领域日益宽广, 从基础设施、贸易、农业、科技、教育、卫生到非传统安全都有所涉及,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三、南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在 21 世纪初有了长足进展, 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是无法回避的。纵观南亚区域合作的历程, 主要有两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 南亚各国虽就区域合作签署了多个重要文件, 但执行力度欠缺, 协议的落实存在障碍。早在 1987 年, 南盟各国便签署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 但由于印巴两国无法在恐怖主义的定义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 该公约长时间未发挥出任何实质性作用。2004 年建成的南亚自由贸易区也因主要成员国不愿彻底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而变得有名无实。据统计, 南亚各国列出的不减免关税的所谓“敏感商品”占到了区域内贸易商品总数的近 53%, 基本包含了区域贸易中占主要份额的大宗商品。<sup>①</sup>

第二, 南盟制度建设不完善, 缺少推进地区整合的能力, 机制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南盟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多集中在经贸、社会等领域。在诸如传统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则缺少机制化建设, 阻碍了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在《南盟宪章》中“不讨论双边以及有争议问题”的条款极大限制了地区内政治争端的解决。另外, 在南盟运行过程中, 秘书处还不得不面对各成员国作出的诸多限制性安排, 进一步弱化了该组织的职能;<sup>②</sup> 原定每年举办一次的南盟首脑峰会在三十年间也只举办了十八届, 凸显出南盟制度建设的缺陷。<sup>③</sup>

未来, 南亚区域合作还将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其中, 南亚区域合作的根本挑战源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1947 年印巴分治后, 印度次大陆出现了许多新独立国家, 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战略一致性, 使地区局势趋于复杂化;

而 1971 年孟加拉国的独立则使印度在南亚一家独大, 导致南亚的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地缘政治的破碎性与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共同导致了南亚国家在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上出现了巨大分歧。不丹、马尔代夫对印度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给予认可, 并通过双边战略安排从中受益, 而其他国家则对这种地区力量的失衡产生本能的恐惧。其中巴基斯坦不惜耗费巨资研制核武器, 以制造与印度的战略平衡。<sup>④</sup> 这种地缘政治特性使南亚其他国家既不能因对印度的恐惧而团结起来, 也不能在印度的领导下实现地区一体化。

除了地缘政治上的制约, 南亚的区域合作还必须面临地区主义的缺失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挑战。目前学术界对“地区主义”的认识尚存在争议, 不过学者普遍倾向于认为地区主义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必要条件。约瑟夫·奈 (Joseph Nye) 指出地区主义是“对建立区域性国家间组织或集团的支持”;<sup>⑤</sup> 戈登·梅斯 (Gordon Mace) 和路易·贝朗格 (Louis Belanger) 主张地区主义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实施的、以建立一个有结合力的地区组织为目的的一系列政策”;<sup>⑥</sup> 庞中英则认为“地区主义就是以形成一个区域国际体系为目的的广泛的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运动”;<sup>⑦</sup> 此外, 地区主义还可以指“一种对于秩序价值的追求”, 它“坚持地区层次的安排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法”。<sup>⑧</sup>

① 郎平:“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突破安全困境——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71 页。

② 胡志勇著:《21 世纪初期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51 页。

③ SAARC, “SAARC Summit”,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2015, <http://www.saarc-sec.org/SAARC-Summit/7/>.

④ 宋德星:“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南亚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⑤ Joseph Nye edit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 vii.

⑥ Gordon Mace and Louis Belanger, “Hemispheric Regionalism in Perspective”, in Gordon Mace & Louis Belanger edited, *The Americas in Transition: The Contours of Regional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p.15.

⑦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欧洲》,1999 年第 2 期,第 42 页。

⑧ 肖欢容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 9 页。

地区主义的产生需要诸多条件,而对共同体的认知是基础前提;这一认知的产生则需要以社会文化的相似性、政治威胁观的共享性、或政治价值观的共同性为条件。<sup>①</sup>然而,南亚地区各国间广泛存在着诸如领土纠纷、贸易竞争以及族群、宗教矛盾等紧张关系,严重阻碍了成员国共同体身份的形成,也从根本上制约了南亚地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致使“南亚”一词沦为纯粹的地理概念而失去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面对某些必须通过多边合作解决的问题,南亚国家也倾向于与直接相关国进行双边或次区域间合作而不是寄希望于南亚整体性的区域协调。例如,为解决在交通和通讯、能源、贸易和投资、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印度单独组织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成立了“南亚增长四角”次区域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虽合作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回避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直接合作。这些次区域组织不仅未推动南亚地区主义的产生,反而与之背道而驰。

另外,各类非传统安全因素,尤其是恐怖主义问题也给南亚的区域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的泛滥主要源于各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族群与宗教矛盾,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治理问题。不过,南亚各国间普遍存在着的跨界族群则为恐怖主义影响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一国境内实施的恐怖袭击与反恐行动难免会触及他国相关族群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恐怖主义组织利用跨界族群将基地设置在邻国境内频繁发动跨界袭击。在这种条件下,恐怖主义组织便成为搅动南亚局势的重要非国家行为体。由于印巴等国长期处于对抗状态,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导致南亚的恐怖主义势力始终无法根除;而恐怖主义组织的频繁活动则往往又会激起相关国家的相互指责甚至武力对抗。最终,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不仅恶化了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而且导致印巴等国关系的持续紧张,严重阻碍了区域合作的推进。

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开始向南亚地区大规模渗透,并宣布建立“呼罗珊省”。面对这

一新的恐怖主义威胁,南亚各国均表示会加大针对该组织的反恐力度。不过,由于“伊斯兰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加之其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下日渐式微,该组织的出现并不足以促使相关国家在反恐领域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该地区的区域合作。未来,恐怖主义问题依旧将是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相比之下,南亚各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则成为南亚区域合作所面临的直接挑战。苏联解体后,巴基斯坦凭其伊斯兰属性和中亚属性,借助阿富汗的羸弱和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双边关系,适时推行“西进战略”,将自身与中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国家连成了一体,并以“伊斯兰会议组织”(OIC)为依托,加速发展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联系;印度在1990年代初明确了“东向政策”,努力融入亚太经济圈;而“环孟倡议”则打破了南亚与东南亚的边界,加速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融入东南亚的过程。各国发展方向的不一致严重制约了南亚区域合作的深入推进,导致南亚主要国家往往向地区外投入更多资源,使合作成果在未充分惠及地区内国家的情况下就外溢到了其他地区。

#### 四、结 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在三十余年的区域合作历程中,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演进及其性质的变化,是影响这一地区区域合作进程的关键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在印巴核试验后经历了短暂的停滞,南亚的区域合作基本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态势。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南亚地区主义缺失的前提下,结合对其地缘政治的观察,该地区的一个基本态势是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将不断消解南亚次大陆的地理边界。第一,南亚地区内各国的整合

<sup>①</sup> 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58页。

乏力。印巴分歧依旧,阿富汗局势动荡,都将成影响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第二,南亚国家的外向战略,不仅破坏了南亚合作的现有边界,更模糊了南亚的地区身份。印度已成为亚太国家的一分子,巴基斯坦则越来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阿富汗更是与“南亚国家”这一身份无缘,在南亚地区内显得愈发疏离。这都导致“南亚身份”尚未建构便已被解构。第三,域外大国的影响深入南亚,增加了南亚事务的参与方,并导致意见的多元化,同样不利于南亚区域整合进程。2001年以来,美国积极介入南亚事务,以“反恐战争”为名深刻重塑了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它关注印巴与阿富汗,忽略南亚其他国家,从安全战略上人为撕裂了南亚。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Gwader)、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孟加拉国的吉大港(Chittagong)等地的活动也令印度感到威胁,并被解读为联合其他南亚国家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sup>①</sup>目前,中国对

南亚的经济合作则是从两翼展开,在东部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西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这与南盟的发展思路同样有所区别,有可能造成南亚国家间的分化。

未来,南亚区域合作有可能呈现出两个部分、两种发展方向并存的态势:南亚东半部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将在次区域层面打通与东南亚的界限,形成跨区域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实现初步的跨区域整合;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将在更大范围内被整合到“东亚共同体”中,融入亚太国家集团。同时,南亚西半部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则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依托,加速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联系。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可能会成为东部“发展亚洲”与西部“动荡亚洲”的分界线。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南亚区域合作,未来发展形势并不乐观。

编辑 龚婷 李亚

## On the Cours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CAO Fengyu<sup>1</sup> WANG Tao<sup>1</sup>

(1.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bega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After 1980,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a series of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make the framework of South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free trade, energy cooperation,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weak executive ability and the lack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security.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South Asia, the deficiency of regionalism, the proliferation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consistencies of external strategic focuses among South Asian countries will br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a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may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South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challenges

<sup>①</sup> Shannon Tiezzi, "The Maritime Silk Road Vs. The String of Pearls",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the-maritime-silk-road-vs-the-string-of-pearls/>.

国家海洋局 主管  
中国太平洋学会 主办



太平洋学报  
(1993年创刊·月刊)  
2017年10月 第25卷 第10期

PACIFIC JOURNAL  
(Monthly·Publication Since 1993)  
No.10 October 2017, Vol.25

编辑出版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  
地址 北京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 100081  
编辑部电话 010-68575728  
邮箱 taipingyangxuebao@vip.163.com

**Editor and Publisher** Pacific Journal  
**Address** 8 Dahuisi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Post Code 100081  
**Tel** 010-68575728  
**E-mail** taipingyangxuebao@vip.163.com

编辑部主任 潘峰  
编辑 龚婷 李亚 邓文科 刘新平  
发行 编辑部  
出版 海洋出版社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Director** PAN Feng  
**Editor** GONG Ting LI Ya DENG Wenke LIU Xinping  
**Circul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Publisher** China Ocean Press  
**Printer** Beijing Chaoyang Printing Co., Ltd  
**Distributor** Beijing Bureau for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编: 100044)

**Domestic** All Local Post Offices in China  
**Foreign**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刊号: ISSN 1004-8049  
CN11-3152/K  
国内邮发代号: 82-873  
国际邮发代号: M5271

定 价: 38元  
HK\$40  
US\$40



ISSN 1004-8049

